



《文苑英华》收录时限之我见

◎汪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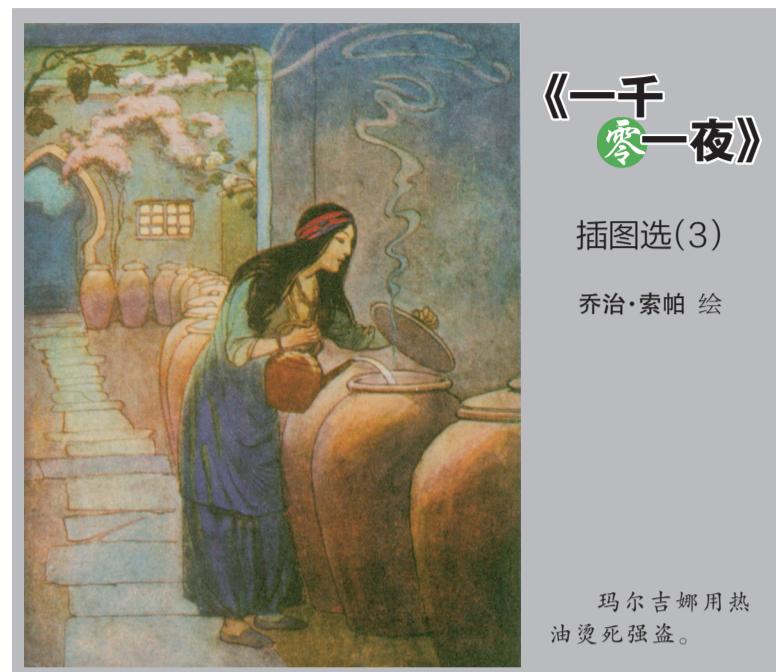
北宋李昉主编的《文苑英华》乃“宋四大书”之一，是一部重要的诗文总集，也是清代纂修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《四库全书》的参考依据。其收录时限一直被认为是上起南朝梁末，下迄五代后周。这一说法似乎可圆学术界“上继昭明太子萧统《文选》”的定论，但仔细推敲该书的编排，会发现存在漏洞。

不少汉末三国两晋及南朝宋、齐、梁诗文，譬如汉末“建安七子”之一徐干的《室思诗》、三国魏程晓的《潮热客》、南朝宋鲍照的《长歌行》等作品，在《文苑英华》和《文选》中均可见，说明两书之间存在交集。这一现象未能引起历代学者足够的重视，就连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认为“梁昭明太子撰《文选》三十卷，迄于梁初。《文苑英华》所录，则起于梁末，盖即以上续《文选》”。

事实上，《文苑英华》的编纂初衷是要与《文选》收录作品相衔接的。据宋代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，宋太宗在下旨修书之前，即诏令李昉等人“读古碑及《文选》江海诸赋”，表明对修书准备工作 的重视和效仿《文选》体例的热切关注；又据宋代王应麟《玉海》载，宋真宗要求修订《文苑英华》时，特嘱“与李善注《文选》并镂板颁布，庶有益于学者”。这些都说明《文苑英华》的编纂与《文选》之间确实存在一种衔接与继承关系，按说，从编排体例到遴选篇目都应当丝丝入扣、浑然相续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《文苑英华》与《文选》收录作品并非首尾相衔接，而是有所重叠，比较典型的例子还有南朝齐梁间丘迟的《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》《旦发渔浦潭》，既见于《文苑英华》，亦见于《文选》；南朝宋齐梁间沈约有近十首诗同时见于《文苑英华》和《文选》，其散文《游钟山》《酬谢宣城朓》《咏月》等也同时见于两书。我粗略统计了一下，《文苑英华》一书至少收录了南朝梁（包括前期）80多名诗人600余首作品，另有南朝梁初沈约的诏、范缜的散文、吴均的散文……由此可见，断言《文苑英华》“上起南朝梁末”的说法不能成立。

当然，作为诗文总集的类书，编纂难度极大，《文苑英华》的纂修人，像扈蒙、吕蒙正、苏易简等，大多 是词章之士而非渊博的学者，参与如此复杂而细密的工作本非其专长，加上分工合作不够默契，编纂中途又有人员调动，技术性瑕疵就在所难免了。尽管编者有失严格“上继《文选》”的初衷，但我们还是不能过多地苛求其收录工作的精准度，仍应视之为一部学术性与可读性臻于上乘的好书。



《一千零一夜》

插图选(3)

乔治·索帕 绘

玛尔吉娜用热油烫死强盗。



张三丰与《丧乱帖》

◎闻笑

《倚天屠龙记》“字作丧乱意彷徨”一章，写张三丰在俞岱岩中毒受伤之后，佛郁悲愤，夜不能寐，以指书空，作王羲之《丧乱帖》，“笔致无垂不收，无往不复”。对于以上情节，金庸所铺陈的篇幅颇大，倪匡认为，“这一段将书法艺术写绝了”，所以“最好还是将它当成书法史、书法讲解、书法赏析、书法创作的综合‘讲座’来看”。

王羲之的真迹在南朝已散佚，后之所见大多数为摹本。据启功说，“唐摹王帖，本本源源，有根有据者，首推《万岁通天帖》，其次则日本所传《丧乱帖》及《孔侍中帖》。《丧乱帖》传入日本，远在唐代，当是留学僧、遣唐使所携归者。卷中有‘延历敕定’印记，可证其摹时必在公元八世纪以前”。去国以后千余年来未见汉籍著录，至光绪间，杨守敬在日本访得，刻入《邻苏园法帖》，才为国人所知，但当时未命名。今题《丧乱帖》，始自1910年日本人内藤湖南《王右军书记跋》。据新垣平《剑桥倚天屠龙史》，俞岱岩被害于1336年，按理说来，张三丰断不能预知《丧乱帖》之名，遑论临写其帖。这书法史“讲座”开头便误，可见“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，固也”。但张三丰处此“彷徨”之境，《丧乱帖》以外，似更无契合其“佛郁悲愤之气”者了。

至于书法赏析，“无垂不收，无往不复”，出自姜夔《续书谱》，原作“无垂不缩，无往不收”，指竖画要回锋、横画要收笔，是米芾所总结的笔法论，被董其昌称为“八字真言，无等之咒”，后世因而将之视为米芾笔法或字体的特征。或因米芾师法过王羲之、王献之，是以也有移作“二王”的特征者，金庸所写“笔致”倒也切实。不过，故国千年余来亲见《丧乱帖》唐摹本第一人，且自身便是大书法家的杨守敬，只说《丧乱帖》“亦佳”而已，与日下部鸣鹤笔谈则谓“颜（真卿）书纤徐，无垂不收，无往不缩”。此或别眼所见，故与人异。



汉字革命

钟雨柔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本书讨论汉字革命的发生、变异和中止，追索汉字革命在与文学革命的合流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变异。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不同的“拼音化”实践，融入了汉字罗马化、汉字拉丁化、五四白话语、语体文和新形声字等不同形式的语言文字策略之中。

演变：西方政治的新现实

包刚升著
中信出版社

21世纪10年代以来，西方国家出现了右翼政治力量崛起、选民政治分歧加大、政党体制稳定性下降等现象。作者选取了7名代表性西方思想家及其作品，以比较政治学的视角与之进行学术对话，剖析西方民主的多样性及面临的挑战，讨论西方政治可能的新趋势。

我只是一个编辑

[美]多萝西·康明斯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为高级编辑，萨克斯·康明斯在兰登书屋工作了25年，经其手出版著作的作家可以列出长长一串。康明斯女士从丈夫留下的编辑审读报告、通信以及笔记中择选精要，凸显康明斯所持“编辑需要扮演好多多种角色”的信念。

凝望：我的摄影与人生

叶锦添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摄影师是在进行中开创时间，而不是记录即时逝去的所有。本书精选叶锦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格各异的代表作品109幅，涵括其在电影拍摄间隙与旅行中捕捉、记录的真实瞬间与回忆性文字，勾连出叶锦添在电影、舞台、当代艺术之间自如与自觉的艺术寻真之路。

叶灵凤后期的三类著作

◎莫泊

王强《谈海外访书三十年》中说到自己的专题收藏，前三项分别是书话类、园艺类、情色类。关于第三类，他说是受周作人、周越然的影响，偏重人类学、民俗学、历史文化。但他似乎忘记提及另一个名字，那就是也对他有过较大影响的叶灵凤。

近读李广宇的《南国红豆最相思》（法律出版社2023年6月版）。此书是一部专题书话，原名“叶灵凤香港出书记”。巧合的是，叶灵凤后

期的三类著作，与王强的专题收藏正相对应。

首先是书话类，《读书随笔》一书虽然写于上海，出版时叶灵凤已经定居香港。其后的《文艺随笔》《北窗读书录》等，无疑是延续《读书随笔》一脉而作。其次是园艺类，王强将花草、鸟兽、虫鱼，如《垂钓高手》《塞耳彭自然史》，都归到这一类。叶灵凤香港时期最重要的作品《香港方物志》，无疑是受《塞耳彭自然史》的启发。他另有一部《花木虫鱼丛谈》，内容相近，使用材料及写法则并不雷同。至于情色类，叶灵凤早年曾以笔名在上海《申报》开设专栏“书淫艳异录”，抗战时期在香港编辑《大众周报》时又续写新篇，今已汇集成甲、乙两编在内地正式出版。叶灵凤在香港《新生晚报》上撰写的专栏“欢喜佛盦丛谈”，也是一些性学札记；后人整理出版时，将书名改为《世界性俗丛谈》。

